

田園詩人陶潛



郭銀田編著

田園詩人陶潛

獨立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滄新初版

田園詩人陶潛

全一冊 定價國幣肆元叁角正

外埠另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郭 銀 田

承印者 獨 立 出 版 社

發行者 獨 立 出 版 社

上海福州路三三一號

代表人 葉 溯 中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田園詩人陶潛 目次

第一章	導論·····	一
第二章	田園山水詩誕生之時代背景·····	八
第三章	在大自然的歌詠裏田園山水詩之分野·····	二六
第四章	陶潛的生平及其生活·····	三七
第一節	陶潛的生平·····	
第二節	陶潛的生活·····	
第五章	陶潛的思想·····	一四六
一、	儒家的人生思想與陶潛·····	
二、	老莊的宇宙思想與陶潛·····	

三、印度的出世思想與陶潛

四、陶潛之人生觀與世界觀

五、陶潛的痛苦

第六章 陶潛的心靈及其對於大自然的欣賞……………一九七

第一節 陶潛的心靈

第二節 陶潛對於大自然的欣賞

第七章 陶潛在詩上的成就……………二一四

第八章 陶潛的身後……………二二六

第一章 導論。

“If I Were Not Alexander, I Should Like to be Diogenes.”

Alexander The Great

『假若我不是亞力山大的話，我願意是戴歐真尼斯』。

——亞力山大帝。

按：Diogenes爲希臘犬儒學派(Cynics)哲人之一，爲了自由理想，反對日常生活的舒適，而主清苦。他住在一個很大的陶器桶內，靠近席爾廟 (The Temple of Ceres) 的地方。當Alexander征服希臘南部至科林斯 (Corinth) 開會，被推爲聯軍司令時，前往晤之，見他躺在桶的前面，赤身裸體，在地上滾來滾去，亞氏問其故？答曰：『吾見爾等擾攘迫忙，故吾亦轉動云』。臨別，亞氏說：『我能爲你作什麼呢？』他回答：『是的，要你站在我的陽光以外！』亞氏從者惡其無禮，簽以輕蔑語調詆譏哲人，亞氏聞而止之曰：『假若我不是亞力山大的話，我願意是戴歐真尼斯』。極景仰崇拜之忱。

『平津苟不由，栖遲詎爲拙』。

——陶潛，與從弟敬遠。

『陶潛詩喜說荆軻，想見停雲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恐無多。』

陶潛酷似臥龍豪，萬古潯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澹，二分梁甫一分騷。

陶潛磊落性情溫，冥報因他一飯恩，頗覺少陵詩吻薄，但言朝叩富兒門。』

——龔自珍，舟中讀陶詩。

一、陶潛的質性 因為宋、晉書、南史列陶潛入隱逸傳，鍾記室詩品稱潛為隱逸詩人之宗，所以消極厭世的詩人，便成為對陶潛的傳統定評，這實在是沒有充分了解他的結果。

欲知陶潛不為消極而是積極，不為厭世而是人間的眞象，這就不能不由明瞭他的質性入手。陶潛質性，第一是『剛』，戊申歲遇火說：『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與子儼等疏也說：『性剛才拙，與物多忤』。由於性剛，因而一是不能和庸俗妥協，這是他的『與物多忤』。見於行事的如為彭澤令時，不能為五斗米折腰，而解印去縣；隱居時江州刺史檀道濟饋以梁肉，饒而去之。詳見第四章第一節。二是他的超乎常人的極端要求。如說：『平津苟不由，棲遲詎為拙』。就是他的隱居也是出於積極的表現。（參考第五章）。又如他的命名也反映着他的積極的要求，吳仁傑說：『按先生之名淵明，見於集中者三，其名潛見於本傳者一，集載孟府君傳，及祭程氏妹文，皆自名淵明。又按蕭統所作

傳，及南史載先生對道濟之言，則自稱曰潛。孟傳不著歲月，祭妹文晉義熙三年所作，據此，即先生在晉名淵明，可見也。此年對道濟，實宋元嘉，則先生至是蓋更名潛矣。山谷懷陶令詩云：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蓋言淵明不如潛之爲晦，此尤深得先生更名之意。他在晉名淵明，入宋更名潛，也是性剛而極端的表現。由於他要求的極端，是以對於生命也要求持續永久，讀山海經之五說：『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參考第五章）。第二是『自然』，歸去來辭序說：『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因爲自然，故而他反對人爲，是以他有：『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之一）的話，由於自然，也造成了他一生爲自由而奮鬥的生活典型。雖然在爲自由奮鬥的過程裏，人生態度是表現的那麼極端（極端也是從性剛、鬼所產生出來的概念）：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鸞翮思遠翥』。（雜詩之五）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吾行欲何求？』（擬古之八）

希望用世的結果是：『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愜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歸去來辭序）。如此的生活當然是使他感到痛苦，於是在『飢凍雖切，違已交病』的爲自由奮鬥的觀念裏，他從『咄咄俗中愚』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拂衣歸田里』的重新獲得自由，孕育出人生的另一端：

『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常如此，躬耕非所歎』。（於西田穫早稻）

『弱湍馳文魴，閒谷矯鳴鷗』。（遊斜川）

這是何等高貴的人生境界？馳文魴的『馳』字，和矯鳴鷗的『矯』字，是吐露何等的生命自由？所以說陶潛的用世與否？完全是出於他的積極之自由意志，是以歸隱也並不是消極了，又因為自由獲得是人生最高價值的肯定，如是隱居求志的事，更是人間不過的了，雖然他曾爲了精神自由，而暫且忽視了人間過，（見第四章第二節），這也勿礙於他根本的肯定人間。因為詩人的思想常是矛盾的，思想的前後統一，那倒是哲人的事。明乎此，則知陶潛的真精神，不是消極厭世，而是積極人間，從積極人間的觀念裏，更可以瞭解他怕死與希望長生之故了。（參考第五章）

讓我重複的說吧，陶潛的質性是剛與自然。因為性剛，故有超乎常人的要求，不容於俗，這是他在人間失敗的緣故，和痛苦的基礎。又因為性自然，故反對人爲的束縛虛僞，這更足以增加失敗與苦痛的程度。因其質性故，在人間的一切是失敗了，不過他在大自然裏却有奇偉的收穫，這便是田園詩的創作。作詩是爲人而不是爲己，（假若爲己的話，祇要涵泳在詩境裏，獲得個人的愉悅享受就够了，何必一定寫出來？）即此一點，已足證其人間味之濃厚了。

二、家庭的傳統精神教養與陶潛 陶潛根本的超乎常人的要求，和一生的爲自由而奮

門，這，主要的雖是由於他的性質所致，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他家庭的傳統精神教養使然。

陶潛在命子詩裏自述其家世至詳，除開頭一段追溯得姓之始，以邈遠不論外，其遠祖當首推漢初的功臣陶舍，及丞相陶青：

『天集有漢，睿予愍侯（李公煥注：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以右司馬從漢破代封侯。）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書爵山河，啓土開封。豐慶丞相，允迪前蹤。（何焯曰：百官公卿表，孝景三年，御史大夫陶青爲丞相，七年六月免。）』

一個是文治，一個是武功，都顯示着超人一等。他的曾祖是陶侃。（宋，晉書，南史悉同）：

『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按陶侃以平蘇峻亂，封長沙郡公。）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

陶侃也是進有超人一等的功業，退有與衆不同的功成不居之奇特。他的祖父陶茂，爲武昌太守：

『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

更是一位和平拘謹而理智的人。他父親的名字行事已不可考：

『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冥茲愜喜』。

知其父雖曾做過官，但對名利是極不熱中了。（關於陶潛的家世，歷來自然也有異議：例如說陶侃不是潛的曾祖，潛的祖父不是陶茂而為陶岱。其父也不是無名而為陶逸。惟此說前人已闢其妄，茲不重述。）

不過，在家庭傳統精神教養裏，影響他最大的，恐怕首推陶侃了。一、魏晉以來的社會風尚，殆無過於重氏族，尚門第一事，是以位極人臣的陶侃，容易為其後人所矜式，和高自標異，宋書本傳說：『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異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這自然是更堅強了他的超人一等的要求，而加重的與人衝突。二、陶侃的實際，拘謹，也給予他一種理智的啓示：

晉書陶侃傳說：『侃在（荆）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又說：『侃勤於吏職，恭而近體，愛好人倫，終日斂鄒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守陰，至於衆人，常愆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藉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蒲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

頭養望，自謂宏達邪。」

這是陶潛雖然性剛，但不趨『情』而歸於『理』之故。（參考第三章二節）。其次是
他外祖父孟嘉，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說：

「（嘉）始自總髮至於知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醴飲，逾多
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桓）溫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
君笑而答之：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
然。」

由此可知陶潛的：「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
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晉書本傳），和他的愛好『自然』之淵源所在了。

第二章 田園山水詩誕生之時代背景

魏晉以後，詩分二系；一爲正始（魏廢帝年號）系，一爲太康（晉武帝年號）系。正始系詩主質，重理而不尚辭采；太康系主文，重情而兼重辭采。就二系的勢力消長來說，太康至過江，是太康系詩風熾盛的時代，過江後至義熙，是正始系詩風重振的時期，但劉宋至唐初，太康系詩風又中興了（詳見第三章三節）。因之在山水詩體的創製裏，也很自然的分爲兩系，那便是陶潛的田園，和謝客的山水，一是繼承着正始系的藝術，一是因襲着太康系的詩風。洪亮吉北江詩話說：『陶彭澤詩，有化工氣象，餘則惟能描摹山水，刻畫風雲，如潘陸鮑左二謝等是矣。』洪氏也是把山水詩來分爲二派：一邊是藉着山水的清明奇妙，以玄理寄託爲主，一邊是憑着山水的崢嶸浩瀚，以狀形寫貌相尚。陶潛便是玄理趣味山水詩的代表，陶詩之被稱爲化工氣象，更是玄理趣味山水詩體上的大收穫。謝靈運是狀形寫貌山水詩的巨匠，所以文心雕龍明詩篇說：『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儼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因爲齊梁是陟太康系詩而黜正始系詩的時代，所以論山水詩體的創製，也就主靈運而忽靖節了。提倡白話文運動的今人胡適，對詩的見解，當然是主正始而反太康的，他把山水詩體的創製之功，明

又首歸於陶潛，次及靈運。在彼之白話文學史中說：『五世紀以下，老莊的自然主義的思想已和外來的佛教思想融合了；士大夫往往輕視世務，寄意於人事之外；雖不能出家，而往往自命爲超出塵世。於是在文學方面有「山水」一派出現。劉勰所謂「宋初文詠，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卽是指這種趨勢。代表這種趨勢的，在五世紀有兩個人：陶潛與謝靈運。陶潛生在民間，做了幾回小官，仍舊回到民間，所以他更能賞識自然的眞美，所以他歌唱自然，都不費氣力，輕描淡寫，便成佳作。後來他的詩影響了無數詩人，成爲「自然詩人」的大宗。謝靈運也歌唱自然界的景物，但他中駢儷文學的毒太深了，用駢偶句子來描寫山水，偶然也有一兩句好句子。然而「自然」是不能硬割成對偶句的，所以謝靈運一派的詩只留給後人一些很壞的影響，叫人做不自然的詩來歌唱自然』（第十三章歌唱自然的詩人）

田園山水詩的誕生雖在晉宋之際，但牠的植根却在有晉一代，特別是在東晉開國劉裕建宋的百有三年裏，因時代亂離與思想精神風尚所關，乃使人產生了一種從人間社會的厭惡，歸結到對大自然的愛好與向往的要求。今人宗白華論晉人的美說：『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虛靈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淵明謝靈運這般人的山水詩那樣的好，是由於他們對於自然有那般新鮮發現時身入化境濃酣忘我的趣味。他們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境與神會，眞氣撲人！』在晉人新鮮活潑自由自在的心靈裏，由發現

山水形體之美的玩賞，進而孕育着田園山水詩的胚芽，終於在文學史上滋漾出了嶄新的輝煌之一頁。

一、異族陵轢與內亂相尋 自從胡羯入侵（公元四世紀初），中原蕩覆，晉室南遷，造成了歷史上空前未有之劇變。東晉元帝的即位建康（公元三一七）保持着東南半壁，奠定下江左偏安的政治基礎。但東晉建國以來，雖有少數人的戮力王室，和致力中原，然而大多數擁兵的軍閥，仍扮演着藩鎮跋扈和臨將搆亂的把戲。荆揚兩州，因為地理形勢的關係：一為防守的要衝，一為國都的所在，都由大將領兵駐守，因之胚胎出荆揚兩系的軍閥來了。這兩系軍閥又在互爭雄長，明爭暗鬥。荊州系軍閥，氣勢尤盛，到了桓溫，就幾乎取東晉而代之。桓溫死後，謝安執政，命謝玄在揚州練成一枝有名的『北府兵』，肥水一戰（公元三八三），竟把苻堅的十萬大兵，打了個落花流水，故而揚州系軍閥也因此抬頭，是以朝廷的權威也略微振作了一點。不幸謝安死後，司馬道子父子當國，招權納賄，無所不為，又把朝政弄的一團糟。他們還想靠名將劉牢之的聲威和北府兵的實力去討伐荊州系軍閥桓玄（桓溫的兒子），結果劉牢之的倒戈，桓玄兵入建康（公元四〇二），司馬道子父子被殺，明年桓玄即篡位稱帝。後來北府將劉裕起兵打敗了桓玄，纔結束荆揚兩系軍閥對立的局面。但是就在荆揚兩系軍閥的勢力益虛消長裏，不僅間接的製造出後日劉裕建宋的機會，而且直接的把東晉的政治弄到黑暗、混亂，以直到崩潰的程度。試想在如此的

一個亂離的時代裏；一邊是有異族的凌辱，導演着不可克服的外患；一邊是有軍閥的搆亂，造成了內亂相尋的隱憂。結果是偏促江左，偏安一隅，回首中原，力不能救。因之，南渡後過江的衣冠士夫，都感傷亂離，興起了生命飄浮，和一切希望渺茫的感覺。晉書王導傳：「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晉書周顗傳：「（元）帝譔羣公於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顗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晉書桓溫傳：「隆和初，溫欲還都洛陽。上疏曰：『白疆胡凌暴，中華落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蓋屯圯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紆邐，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荆轍音，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歎』」。朝廷既如此的寡弱，社會又零亂如此，中州的收復絕望，人生乃倍感悲涼，晉書王羲之傳說：「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晉書桓溫傳說：『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於是大自然便成爲搜尋安慰的樂土，和解除人間煩惱的地方了。就在人從社會回到自然的過程裏，却奠定了最高貴智慧的田園山水的藝術基礎。

二、人性的覺醒與個性價值的追求。魏晉的政治雖是極端的混亂糟糕，社會雖是過分的黑暗痛苦，然而在精神史上却放射出最大的光輝，這是中國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時代。此時代唯一的特點是：人性的覺醒，與個性價值的追求。他們崇尚自然，不重人為，反對的是：傳統禮教的束縛、虛偽；而要求的是：人格的解放，心靈的真摯，精神的自由，生活的新鮮，個性的自然，和人性的發揮。這種『人性自覺』的基本概念表現到晉人的生活態度上，那便是他們極端的自然主義和個性主義。

人性自覺的造成，是對兩漢以來傳統的學術思想與倫理思想反動後所必然有的結果。第一就學術思想說，兩漢是儒學時代，經生的治學精神是守師法而重訓詁的；因為當時的傳經是以口授，故守師說師法，師法也可說是家法，其精神所在，是師云而云，師然而然，個人不得自由發揮已見，和引伸新義，就家法本身，他人亦不得非難。又經書自經秦火後，殘簡斷片，殘缺不全，故兩漢人乃以章句訓詁為學，專在文字上用工夫，所謂『碎義難逃，便辭巧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幼童而守一經，白首而不能通』。（漢書藝文志）。忽視了義理。像這種支離破碎，煩瑣到令人生厭的章句訓詁之學，再加上墨守成法的師說，不成問題是鎖閉了人的自由思想！東縛着人的活生生的精神，學問之汨沒性靈，至是已極。然而物極必反，終於在人性自覺解放的要求下，衝潰了拘謹保守錮閉的防堤，是以東漢之季，遂由樸學而趨游談。後漢書謝甌傳說：『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